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十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七

宋朝文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南豐

法度之文妙於閑閑可以觀世變自歐曾以前有此等議論至二程則粹矣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遜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所謂謂與形以之法是也能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及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曾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

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倍矣其於家有塾於黨

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季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

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杖有銘盤有戒二行 勢人之其受言只於此者在與有奮

和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心而非其故

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

目勤於四躰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

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万物之理性

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

齋升以守之以及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

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幸者其役之於內

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

彊不息以求至於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吳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雍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孝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身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籟有志焉久矣然患其甚余授也治平二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李焉故道予之所以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

擬峴臺記

曾南豐

狀物之妙非常人可及自有撫州即有此風景隱於前日而顯於今者以今日有臺而前日無臺也臺成而景現則此臺之勝不言可知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

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
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亭以出谿
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惟奇
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兩隄潦毀
益截棄委於榛蕪菲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
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
橫監覆以峭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氣絕煩囂出雲氣而
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
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櫓沙禽水獸上下而浮
沈者皆出乎獲焉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披光
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
蹊墮樹陰晦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皆皆出乎性
情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莫雨暘明晦
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
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
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
其適也撫非遁道故貴人蓄費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
旱蟻騰之畜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
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重而晏然不知抱
政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士俗而治以閒靜故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
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南豐

議論正筆刀高簡而有法質而不俚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
爲之備祿山既率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
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有明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
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劾斥李輔
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劾斥代
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劾
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

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
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
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
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有力唱也當公之
開士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
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
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
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
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不自悔者蓋未有也
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
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孝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

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哉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本之計}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所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夫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勝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御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欤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列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列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為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戰國策目錄序

曾南豐

議論正關鍵密贊而不俚大史公之流亞也
咀嚼愈有味

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
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

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

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

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

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

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

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

同也結以文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及

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

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

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

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

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

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

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

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

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

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

曰刑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

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

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

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
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一有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
得而廢也

移滄州過闕上殿奏疏

曾南豐

看他布置開闔文勢次求其叙事措詞之法
而一篇大意所以詳於歸美廼所以切於警

戒不可專以歸美觀

臣聞此說祖宗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祿
焉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
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

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既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

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

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憲天

下為二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

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

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

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與天祖皇帝為民夫大殘致
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只是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

來同復禹之迹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大小之見詳卷之四

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

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

傳弟為禹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

者也太宗皇帝通求厥寧既定晉疆錢徽自歸作則垂

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

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番息齊民以

并容編覆履服與類又將唐略比並蓋自天寶之末宇內版蕩及真人

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于景德二百五

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

燧無雞鳴大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

社首為告功德以明六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

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

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

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

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不輒罷免世

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接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

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

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形谷仁祖得也於者非家施而人悅

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

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歎其得人之深

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

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

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形空五聖功業德美全无一法聖言議施為而天下

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

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

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

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德慨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

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蓋可謂有能

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

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再舉其用者為後世宗

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

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

審反復至於緩固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

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

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

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檀母之禁蓋未嘗與

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出或失其操柄者天下

之權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

不存身起前世三事

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里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愛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愈而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其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校服而戲

此言高

吟誦

至於六府順

豫東南之夷此言高東社相與此言高吟誦至於六府順

叙百嘉邕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

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

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

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

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目臣故曰生民以來

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

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

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刘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

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授福變曲之常務至於鬼

且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

所以論功德者由所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
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竟
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
所以啓其嚮慕與起之意所其急廢難久之情養之於
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
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
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
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
式者闕而不圖此孝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
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
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体至於尋

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季之臣克於
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
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
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勸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
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勅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
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
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
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
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
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

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書魏鄭公傳後

曾南豐

專是論後世削橐之失反覆攻擊宛轉發明後面三轉論難每轉愈佳此等議論有益於世足以破千載之惑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擠己過取小治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有其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牙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又反說以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矣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欬曰焚藁者誰欬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見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欬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姦謀乎或曰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乃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不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宋朝文

法原

李淇水

以警策語易其言以傑特句發新意所謂化

真腐為神奇者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柰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解之故有脅者讓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

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欺志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

議士不得替然而有各臣不得替法而有功我善可抑
我忿可窒而迭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
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
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
之姊不得保戚獲奸使吏民愛若孝王愛若韓鄧功若
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
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
者不爲右右者不爲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爲廷
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爲大常首不以官優寡事
而言刑法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匠之
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
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
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
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
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
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
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
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
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
治多法不行則頽慢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
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馳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
提擢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

選乃夫石羊璉然童子拋與室君湖海之珍性如嬰
珠玉而立乎衢塗鳥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
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擊納弱者以安全
至哉法乎人君之術天下所恃而生也閭生則不然不
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即足制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
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雖乎所
為多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朝
夕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
口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諂詭者弄其私意以
動法侍設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負法悍暴傑健者奮其
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
如漢雖然賊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齊之
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墜墜然其羊童子
牧已嘗有踐之徑之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
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
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
入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
而治異者吏不能奉法在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
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
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公及張房杜者也是錯且尚
弗克况庸人乎臣切觀今之批朝廷或北祖宗之法羣
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曾臆而輕法庸一或作衆

而侮法為彼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為能臣心綱紀
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

李漢水

能道他人說不出坐意思文字傷於刻削太
深此子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
楚也不言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
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
用國者勢而已矣理楚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
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
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
而遠際窮髮著勢也如丸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
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率數倍之重也水之
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眾也
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昔性萬物為然今天一人而
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眾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
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
處持其關鍵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
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
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
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
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

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俸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万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功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抱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王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滿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吒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儒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為人終莫敢蹙路馬之留羈圓兔之毛也戴顛闕紐嬉弄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濞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十日民心之他屬也君而之旁落

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
高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巋石震乎上
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
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其備
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
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利也亦有
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
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
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支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
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
固執之審則發弗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
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
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
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摧而卒數倍之重也
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
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
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
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議兵策上

李淇水

文勢縱橫亦變態百出可喜可愕深於空書者也
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今夫奉法令
當士民雖提頓矯暴之其逆順禍福非待歲月之久而

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議彷徨而上利可以緩從
慮可以中避若夫羣數十萬之衆有熊羆之氣聚經虎
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可取厲吾人人而
敵人與抗時我小曹睨我小跌推源不及此一有形鏖若弩羽之來
不可隨故朝為勝其暮為野訛朝為強國暮為丘墟其
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難於兵生者人
之所其殺死人之所甚惡將使之觸白刃冒流天赴死
如赴生安速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卓
食水飲介冑而駢角遂出入於死生之場趨勞如趨逸
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
敢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
故曰天下之材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
萬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
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之輕
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戰士
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團結
專於仁則慢而不為用專於威則怨而不為用專於勇
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聲敵而實窮專於信則事滯
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
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
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多兵弱以為強將不勝
則兵多而亂易兵強而陷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畧蓋

出於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
不知陰潛而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將乎故
良將之才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
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不能用
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 太祖皇帝
角材智合寇讎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
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
十一年備夷之兵越廣南數月而勢剽盡十五年一曹
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
勢如決江河聲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圖輪勅不失
寸尺筭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主府數路之
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
出而敵國破長舉遠據以授後聖太平之業百年餘矣
廟堂之上習於安娛較門之中恬於養養兵不知律將
不知兵國不知將觀今之所謂將其在內者徒車駟容
冷日奉朝謁利俸祿以肥子弟苟聲色美田宅而已其
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酣歌主食希冠蓋之譽
庇占惰卒便豆觴庖既織絳繡盡針韉是鍛伎巧玩好
之事而已其於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強怯
地形之迂直鸚鵡之疎密虜態之誠偽謾焉不知百一
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名繁數稠高
位大條索上履夫十戶之賦不足以給一兵悉關市之

征不足以奉一將開視多言尚各不滿一旦走檄傳警
設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率必大北血丹原野
膚鈍鋒刃四夷以為大噱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
不幸國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
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願 陛下於優安寡事之
特留神於兵時意於將當鑒以收之當術以驗之委之
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
慮嘗之以政而觀其材惕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
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_西徑之_西羶醜西有赫
連之遺種南有盤瓠雜僚丁黎餘民 陛下畜十餘將
練數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
之有素誰敢心懼中國而悔之者 陛下垂拱於太平
之上澹不卑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之
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從疆塞而起援吾赤子掠吾土
毛然後駭而為之則亦暮已

議兵策中

李淇水

文字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略無間斷考究
精詳而序事實融化用字精神皆當事

用兵收將之術臣繫率而奏各前篇矣請為 陛下言
其詳兵在內則內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強外重則

弱兵在勳臣則勳臣重兵在近戚則近戚重兵在宦
則宦官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增隋之
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
夷侵邊強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
典師律事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奉宿衛兵散于野以
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名實權則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
在內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餉養
之費無姑息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
故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姦兵將在內而
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
自古制兵之術莫善於唐太宗者兵農混一僅如宗周

故王業最治至唐中葉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勝事大
壞兵重於外而不歸故藩鎮強大而叛兵重於內而不
制故宦官得柄而逆傳十餘君焦思勞精卒不能復以
亡唐室流熾五代肉爛魚餒在外者分裂方土虓闕內
視在內者收把威柄暴悖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
君而天下生靈百不存一矣 太祖皇帝神武聖謀洗
削禍亂收天下之柄歸之于已籠絡悍夫易以文史藩
鎮諸帥各號尚存祿賜尚豐而兵衆土地悉屬於上矣
逆腸叛膽消縮順嚮莫敢不臣幸天下之卒凡可以非
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衛非人臣所得而
有也聚之于京師以固內重之勢而威天下非蠻蚩戎

狄守備控扼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遣戍而宿重兵屯戍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廬墓皆在京師補一小校汰一羸老必奏籍于中而俟上命以消殺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內不在彊臣不委宦官不倚近戚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雖有侍衛三帥非有可專之威徒主符籍而呼趨指導於陛前耳天子或御廣殿或獵近郊節以鈺鼓習以騎射角拳勇之材邀忠順之氣或幸壁壘視其紀律而省其私隊長以上日預朝請而拊拜時預讌禮而犒飲歲預衣裘繒絮之賜而華煖慶賞刑威撫馭揀練康制控約無不自天子為之者故百萬之衆目無旁視情無他歸警禪親變

皆在一人不在臣下如足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父兄如魚鳥從龍鳳至哉雖未能混一兵農實威服四海聖神又大之畧也老子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秦倒持大阿授楚其柄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太阿之鑄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可以不固也 陛下席三聖之烈撫萬世之圖富輿地俾尊輿天並恃隆平之極當無為之時游神運化於冲漢之場棲遲含光於萬古之上堯舜不足稱為仁壽周武不足稱為逸樂夫亂生於治也危生於安也患生於不足慮也 祖宗之事著於史牘傳於世臣故老之口繫若日月遺策具在按節而卒之問祭之余札樂教化之

暇一御廣殿一帳近郊一幸軍壘旄頭前驅黃屋徐動
從以橫吹烈響穿雲奮揚國靈聳動士衆斬牲禱野補
卒蒐器而閱練訓誓之誅一庸慢甄一忠武以起士卒
久安沉遠之氣以改天下之視聽夫六馬在馭不提振
其轡策收其羈勒而大酣小寢於其上猝有駭翼不蹶
則奔 祖宗既已聚天下之兵于京師以為內重之勢
而威天下付之於後聖矣非可以無為為之者也惟願
陛下留神

禮論

李淇水

禮者先天地亘古今以長存出於自然非聖
人率意而創為之所以人不可一日而無禮也

嘗讀戴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於太古深入於無間窮
乎天地之際汪洋瀰漫殆不可知而後及於用孝者觀
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為之教求其所以然莫非必然
之義也孝者之言曰禮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
樂為聖人憂亂而矯為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
所樂從所不孝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
善抑抗詭切天下之衆以入乎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
則成夫天理賊乎道本而後以為聖人矣豈成賊天理
道本而為聖人耶大莫大於天下長莫長於万世天所
無者雖聖人不能強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
強之使必亡今夫禮者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古今而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九

宋朝文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陳宛丘

說盡古今固位各權者之情狀思深計工反
成淺拙此論極有理意味深長儘可索玩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退為
身慮自非大奸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騫昏闇草鮮有不
然者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
譽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美者以正夫正者
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
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
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
見功高重權奸人議之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
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
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
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
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總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
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
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
之哉

送秦少章序

陳宛丘

此皆老於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凡學者

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益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楠枅輪輿輻輳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

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虛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大守官時以其文章示余傲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父也異時率其意為詩書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佑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奉子中第可大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往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又自偃蹇悔禍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潦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

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耳
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窮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
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
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
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
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
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
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墮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
身者非人之福也

荅李推官書

陳宛丘

曲盡作文之妙

南來多事以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異
賦及雜詩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
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駢製往往已
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
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
與未平居飲食笑語忘去胥胥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
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
繆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待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
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
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精力為環奇
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

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
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
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
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
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
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
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慙者巧為粉澤而
際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
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
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
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
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
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
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
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霹蛟龍魚鼉噴
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
因其所過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瀉而上虛日
夜澌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
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
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大經之
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
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簡哉雖欲為繁

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
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
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
章友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
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
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陳宛丘

宛丘文字之无得意者

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
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
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

卷二十九

序

李端

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
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
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
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
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
无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
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驚豈特河隴間一
羗酉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
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
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
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安夷僭亂天

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羗自是以來又數
十年矣其間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
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
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
不噬待以犬馬呼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其
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
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而平日
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醜酒豐犒而休
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其聞定武異時
從軍吏士豐榮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
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
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
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
未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
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
以贊子矣

書韓退之傳後

陳宛丘

議論新亦有所感之言人心不是畏慕賞與
罰之勢畏慕賞與罰之理而已衰世亡國何
嘗無賞罰無其理徒有其勢所以做不行耳
此實天下之至論非但為退之發也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

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出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出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埋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也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污政其昏惑瞽亂無所取秉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声愈震一本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决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一本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声震一本翻百里抗一作之者愈大則其声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為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性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名益聞耶

文帝論

苑立

議論精確節奏雍容意新而語工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爾授之孝又當是時劉氏

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

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

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

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

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當時何其不旋

踵而逐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

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

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

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

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

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尚

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

死彼皆心有所恃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

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

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

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母之提

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

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

威者皆恃功邀君驕寔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於

韓宣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
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
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慄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其驕
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
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
下之政與之而不敢爭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
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
霍光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
後弱子造帝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
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
政光既死視子孫貧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
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
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
知君子之用心終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
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
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學論初此後宣王持者夫論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
常禍傷於寵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